

改變與療癒 邂逅城鄉美善公共藝術 視覺藝術家牛俊強×策展人許峰瑞的藝術視角觀察

文、圖／洪于雯

藝術家擅於把傳統、文化、社會議題、生活人文等，轉換成視覺、聽覺等其他感官模式的表述，觸動人心與喚醒意識。一場當代藝術展覽的洗禮，一次公共藝術的投入感動，常給人們深層思考的機會，也許是對心靈與生活現狀的反思，抑或純粹感官享受美好的藝術饗宴，當生活注入藝術活水，一切正開始改變……



視覺藝術家牛俊強

策展人許峰瑞

Q 視覺藝術家牛俊強的藝術創作與展覽分享

我的創作源自一個感性的核心，是來自於我對周遭發生的事情、生命的情感有許多接觸與看法。那時我剛剛結束一段情感，一切處於「等待」，所以我一直在思考「遇見」這種感覺，進而讓我思考出「即使她們從未相見」這檔展覽的雛型。

我先選定了八位參與者，透過我的攝影手法，讓她們彼此之間像是相隔遙遠的一對朋友，有點像在寫一封信給一個還未遇見的對方。

這八位參與者分別是四個美國女生、四個台灣女生，彼此從未見面，僅看著對方的照片，想像的講述出一段與對方發生的事情。在影像之外，他們是不認識的；但在影像之內，他們是熟悉的。我把八位參與者照片放在桌上，她們自行挑選有興趣的人物照片、切入點，去討論對方的故事。讓八位參與者自由發揮，保留我本身創作的「不可預期性」。透過這樣藝術參與的過程，我想要傳遞的是一種「人與人遇見的機緣」，捕捉命運中不可預知的部分。

參與者在虛構對方的時候，其實也是依自己的生命經驗去形塑對方。除了照片、裝置，這檔展覽更讓我八位參與者訪談側拍，剪輯成電影版本，參加影展。



Q 兩位藝術家曾參與的公共藝術企劃，其內容介紹、欲傳遞給大眾的表徵符號、訊息？

●牛俊強：

應信義誠品 art studio 邀請，我策劃這檔名為「一句」的展覽。在一個人群流動量大的商業書店，我用我擅長的藝術創作方式，為我邀請的參與者拍照，拍照的同時我也要去紀錄當下對參與者的感覺。每日約有二十名參與這個計畫的觀眾到現場，我請他們帶上一本自己喜歡的書，在場隨機翻出一頁並從中挑選出一句話寫在紙上，接著我再寫下我看到這名觀眾時的感覺。除非這位觀眾後來又再回頭看一次這個展，才會看到我寫下對他的印象的一句話，這是很私人的，屬於藝術家和他獨有的對話。對參與的觀眾來說，他其實很驚訝自己的外在所透露給我的訊息，我會如此的詮釋。

純粹來看展的觀眾，則會發現這場展覽，並不那麼有距離或是壁壘分明的美學藝術。我將紙張、相片單純貼在這個空間四周牆上，沒有裱框、沒有設阻隔線，民眾逛著書店，自然而然就跨進這個場域，隨手去翻閱牆上的紙張與照片。這算是我與觀眾接觸最密集的一次。

印象中，一位參與計畫的民眾，寫下李維菁「老派約會的必要」其中一句「沒有千鈞一髮的相遇，只有差之毫釐的錯過。」這句話當下似乎完全穿透了我所有感覺，這種並非相識在前、未經過任何的安排，卻在展覽交換過程中得到心靈上的相遇契合，我覺得很奇妙。

牛俊強——信義誠品 Art Studio「一句」



●許峰瑞：

近期策展計畫「DisOrder/ Exhibition/ in Order 展·歐德·展」，邀請了六位藝術家，透過不同的方式邀請民眾進入他們的藝術創作。這些方法親切且貼近生活，像是邀請民眾到場吃吃喝喝，品味體驗每一位藝術家的作品，希望藉由展覽傳遞一種生活的樣貌，如何讓當代藝術走進大眾，是這檔展覽思考的問題。

黃博志《外送》、張恩滿《蝸牛料理影音訪談計畫：台九線篇》、吳耿禎《尋找看展覽的人》、周育正《藝術銀行：一個官方方案》、賴駿杰《說書人計畫》、林怡君《如果它成了你生活中的一件小事》，六位藝術家與他們的創作，透過展覽機制的交換，重新討論藝術語言。

這是拆解一場展覽的過程，重點在於創造一個空間，讓民眾可以在裡面遊戲，著重的是參與每場遊戲的過程。近年台灣社會常在討論的是「藝術生產」，並不單只在藝術展覽後的文本蒐集與出版，而是將藝術家創作、生產出的東西，透過交易而流通，讓藝術家不只在自己的邏輯內創作，而是透過交易與民眾溝通互動。

展覽中的「藝術家聊天室」，就是讓藝術家直接在場向觀眾介紹自己的作品。如，藝術家吳耿禎，跳脫既定熟悉的剪紙藝術，重新給自己新的藝術定位。離開工作室的耿禎化身成一位銷售員，到街上讓民眾填答問卷，問卷題目討論的是藝術。在路上找民眾要談藝術的時候，耿禎常被人打槍，民眾誤會地拒絕他推銷商品，好玩的點在於耿禎因此反思，當藝術家走出美術館時，光環與定位在哪裡？藝術這回事，似乎就很難讓人明白而產生距離。



張恩滿《蝸牛料理影音訪談計畫：台九線篇》



Kurt Perschke 《RedBall Project》（紅球計畫）



Q 關於公共藝術，請分享自己感觸甚深、關於藝術造村、藝術活化再造空間與環境的實例？

●牛俊強：

公共藝術並不僅是個雕塑品、裝置藝術，重點在於它的公共性且參與社會的過程。九〇年代美國出現的「新類型公共藝術」，打開與公眾場域對話的空間，藝術家對創作本體的詮釋已不是主軸，也不一定是長時間的，可能是短暫締結了一個關係之後，所帶來的思考與懷疑。

我喜歡台南後壁的土溝農村美術館，別於以往眾多地方的空間再造，單單只借助外力讓外來藝術家與文史工作者進行改造與保存，土溝村里農民本身也參與創作，最特別的是與「社區營造」結合，在地居民挖掘自己本身的在地特色，對外宣傳自己的特色，對內也凝聚村落居民的向心力。以一種素人的方式，從內部轉化既有的產業、生活環境。到訪村莊的民眾也可以進到農民的家去參觀各式各樣的農村生活，以及透過農村生活得到靈感所作的創作。

●許峰瑞：

2010 年來自美國芝加哥的藝術家 Kurt Perschke 的「紅球計畫（RedBall Project）」來到了萬華剝皮寮，巨大的紅球塞入斑駁的歷史建築中，引起了一種視覺吸引。民眾駐足觀望，驚訝於空間的反差，如何塞進去這麼現代又碩大的一顆紅球，這個街道與建築有多老多斑駁，這樣的衝突感會喚起民眾的懷疑，衝破既有的而重新去思考都市規劃、建築空間以及藝術三者間的關係。藝術有時不是要給我們新的東西，而是讓我們去思考和懷疑既有的、既存的，是一種城市與社會關係之間的探測器。舉例來說，這個計畫中，附近的居民每天經過這個街道，也許已經習以為常並不會特別回眸，但當紅氣球塞進老建築群中的窗戶後，我們視覺被震撼了、驚呆了，開始仔細去看這一幢幢斑駁老房、老街曾經歷的歷史，透過跟當地居民產生對話與互動，激發城市的可能性與想像力。